登壇必究

登壇必究卷二十二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輯四夷說

王鳴鶴曰蠻夷率服載在典謨逮及西旅越裳貢獒獻雉垂之圖史美盛而傳後世梯山航海解髮欵關者古今代有然未協慎德之軌終鮮咸賓之盛於維 聖祖闢肆威稜誕敷文德既垂拱以聽天下而來享來王肆嶮畢至誠軼跡漢唐直與黃

虞三代姚隆焉烏乎休哉余觀　國初朝貢諸夷亡慮百餘種落我　祖嘉其向化賜賚有差程度不爽迄于今二百餘年大猷若昔情態逈殊沙漠之塵屢揚鯨鯢之浪未息若驕奴之恃憐愛無復顧忌嗟夫效結繩于潰亂泯棼之時悖也舞干羽于虓闞咆咻之日迂也遐荒窮域無關理亂姑無論已而目前肘腋脊背之患至令中國奔命之不暇志存報國者能無枕戈厲刃之思哉

四夷總圖叙

皇朝文命誕敷蠻夷率俾　國初稱藩獻琛之國無慮百餘曰朝鮮曰□□曰日本曰大小琉球曰西番曰赤斤蒙古衛曰罕東衛曰安定衛曰阿端衛曰曲先衛曰哈密衛暨哈密來貢者又三十有六國曰火州曰亦力把力曰撒馬兒罕曰哈烈曰于闐曰安南曰占城曰暹羅曰爪哇曰眞獵曰滿剌加曰古麻剌曰三佛齊曰浡泥曰蘇門荅剌曰蘇祿曰彭亨曰西洋古里曰古里曰瑣里曰西洋瑣里曰榜葛剌曰天方曰默德那曰古里班卒曰錫蘭山曰白葛荅曰百花曰波羅曰呂宋曰合貓里曰碟里曰打回曰羅曰羅夏治曰阿魯曰甘巴里曰忽魯謨斯曰忽魯母思曰柯枝曰麻林曰沼納樸兒曰加異勒曰祖法兒曰溜山曰阿哇曰淡巴曰小葛蘭曰須文達那曰覽邦又永樂中來朝十六國曰蘇祿曰几良哈曰拂麻麻巫里曰急蘭丹曰奇剌尼曰夏剌比曰窟察

尼曰烏涉剌踢曰會寄曰彭加那曰捨剌青曰入可意曰坎把夷替曰左法兒曰埋壽蓬曰入荅黑商曰日蒂曰夷北小王子曰兀剌曰海西□□野人曰西域哈密哈三曰土魯番曰兆州番族曰西固城番族曰階州文縣番族自後入貢靡常其輸款而來也錫宴優賚宴會同館臣主之各國賞賚有差命部監重驗其符信設十三館通事譯其語音禮部轄之設四夷館譯其文字太常寺少卿提督亦禮部轄之十三館曰朝鮮琉球日本暹邏安南滿剌百夷韃靼□□委兀兒西番回回占城授之歸節若其自外聽之而已蓋五服之外先王不臣示包荒之道焉今惟據遡年入貢及十三館所屬者列之於左永樂以後一貢不再至者不贅列云

四夷總圖

兀良哈即朵顏三衛夷人
大寧都司故地在此
宣府
遼東
大同
京師
山西
朝鮮即古高麗
河南
山東
湖廣
南京
江西
浙江
日本東海島夷亦名倭
廣西
廣東
福建
安南即交阯布
琉球東南海中島夷
南海貢獻之國占城等

韃靼即宣大以西至甘肅一帶北虜

天虜常住牧于此即今河套地

寧夏

榆林

甘肅

陝西

西寧

北虜亦不剌窟居于此

松潘

四川

貴州

雲南

政司故地

凡六

哈密衛

土魯番

赤斤蒙古衛

罕東衛

曲先衛

安定衛

阿端衛

西番即西寧以南至雲南西界一帶番蠻

西域貢獻之國哈烈等四十六

西洋貢獻之國浡泥等四十九

迤北西番諸夷國

撒馬兒罕
東方[illegible] 西[illegible] 東至肅州 九千里

[illegible] 東[illegible]沙州西至[illegible] 三千七百[illegible]

[illegible]
東至肅州 西至沙州 至京師七千里

火州
東[illegible] [illegible]

哈密
南沙州[illegible] [illegible]州[illegible]千 五百里

哈烈
東北撒馬兒 罕一千四百 里東至肅州 一萬二千里

嘉峪關

肅州甘州京州界

阿端
安定
東[illegible]東北至[illegible]州

罕東
甘州 西南

于闐
東[illegible] [illegible]東北至肅州 [illegible]

曲先
東至[illegible] 北至肅州

洮州界長城[illegible]

松番界

加八 多八

撒里 納竹

朶甘 芾卜 兆日 長河西 長河

沙兒 龍答 朶甘𪔇 朶甘州

烏思藏 朶甘思 朶甘 必里 闊側

甘倉 朶甘 朶竹 剌錯

孛里 剌宗 果田 麻兒 羅思

倫答 列思 朶甘州 孛里

孛里 沙里

崑崙山

黃河源

星宿海

韃靼

北胡種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自漢以來匈奴頗盛後稍弱而烏桓興漢末鮮卑滅烏桓盡有其地後魏時蠕蠕獨强與魏爲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貞觀中李靖滅之五代及宋契丹復盛別部小者曰蒙古曰泰赤烏曰塔塔兒曰克列各據分地旣而蒙古兼幷有之遂入中國代宋稱號曰元十四傳後天命歸於

本朝元帝遁於朔漠

兀良哈 東接海西西連開平界北撫北海

本春秋時山戎地秦爲遼西郡北境漢爲奚霫所據東漢征敗之走匿松漠間後魏之先復居于此號庫莫奚後服屬契丹元爲大寧路北境　本朝洪武二十二年征敗北胡來降者衆詔以兀良哈之地置泰寧朶顏福餘三衛以處之爲東北外藩命其長爲指揮使指揮同知各領所部自是每歲朝貢

此據四夷圖說出其大畧然北虜爲九邊大患前有籌邊諸書備纂成帙

西番

西番卽土蕃也其先本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

岷間其會發羌唐旄等居析支水西後有樊尼者西
濟河逾積石居數布川或遷婆川隋開皇中有論贊
索者居牂河西唐貞觀中始通中國旣而滅吐谷渾
盡有其地至唐末衰微種類分散入內屬者謂之熟
戸餘謂之生戸宋時朝貢不絕其首領唃厮羅始居
鄯州後徙青唐神哲高宗朝皆授以官元憲宗始于
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又于四川徼外置碉
門魚通黎雅長河西等處宣撫司世祖時復郡縣其
地設官分職以吐蕃僧八思巴爲大寶法王帝師領

之歸者數世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　本朝洪武六年詔土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職遂至五箇門建官賜印俾因俗為治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為熾盛佛寶國師元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為都指揮同知宣慰使元帥招討等官自是蕃僧有封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印章誥命比歲或間歲赴京朝貢今其地為指揮司宣慰司招討司萬戶府千戶所凡三十有三

烏思藏都指揮使司　朶甘衛都指揮使司　隴荅衛指揮使司已上俱洪武六年置　朶甘宣慰使司　朶甘思招討司　朶甘籠合招討司　朶甘丹招討司　朶甘倉溏招討司　朶甘川招討司　磨兒勘招討司　沙兒可萬戶府　乃竹萬戶府　羅思端萬戶府　列思麻萬戶府　董卜韓胡宣慰使司　長河西魚通寧遠宣慰使司　朶甘思千戶所　剌宗千戶所　孛里加千戶所　長河西千戶所　多八參孫千戶所　加八千戶所　兆日千戶所　納竹千戶所　倫荅千戶所　果由千戶所　沙里可哈思的千戶所　孛里加思東千戶所　撒里土兒干千戶所　參卜郎千戶所　剌錯牙千戶所　泄里壩千戶所　闊側魯孫千戶所以上俱洪武七年置

烏思藏　朝貢

洪武永樂以來給賜不等後定從四川起送來者到京剌麻番僧人等每人綵緞一表裏紵絲衣一套存留剌麻番僧人等每人該賞綵緞一表裏折

與紬生絹四疋紵絲衣一套俱賞鈔五錠茶藏發
鈔五十錠食茶六十斤進過給事中等馬每匹給
絹一疋鈔三百錠氆氌等物例不給價帶進方物
回賜綵緞表裏一匹封本部行吏部請給　誥命

朵甘思　朝貢

宣慰司差來到京禪師番僧人等每人賞鈔五十
錠綵緞一表裏紵絲衣一套存留番僧人等每人
鈔五十錠折表裏闊生絹四疋紵絲衣一套折鈔
發鈔五十錠食茶六十斤進氆氌等物例不給價
指揮僉事例加絹四疋國師比照禪師加絹二疋
新招撫來貢者到京每人鈔五十錠絹二疋折衣
綵緞二表裏折靴襪鈔五十錠存留者每人鈔五
十錠絹二疋折衣綵緞一表裏闊生絹四疋折靴
襪鈔五十錠方物俱不給價天順七年遣使進貢
到京賞例同前

董卜韓胡　朝貢

差來到京國師禪師都綱道官剌麻番僧頭目案
官人等每人賞綵緞一表裏存留頭目番僧人等

每人折表裏䌷生絹四疋俱與折鈔絹二疋靴襪鈔五十錠番僧每人紵絲綾貼裡俗衣一套進氆
氌等物例不給價回賜土官綵
緞十表裏土官妻綵緞四表裏

赤斤蒙古衛 東至肅州界四百三十里西至沙州界一百八十里至京師七千里

古西戎地戰國時月氏居之秦末漢初屬匈奴武帝時為酒泉燉煌二郡地晉屬晉川郡西京置會稽廣夏二郡後魏增置常樂郡後周廢會稽郡隋又廢常樂等郡以其地屬瓜州後屬燉煌郡唐初屬瓜州廣德後沒于土番宋時為西夏時據元時為瓜州地屬沙州路 本朝永樂二年故韃靼丞相苦术子塔

力尼等率所部男婦五百人來歸詔建赤斤蒙古千戶所以塔力尼為千戶賜告印尋陞衛以塔力尼為指揮十一年遣頭目鎖南吉利剌等送擒獲叛虜老的罕等至京受賞塔力尼卒子且旺失加襲宣德以來朝貢不絕賞例與罕東衛同

罕東衛在甘州衛西南

古西戎部落　本朝洪武三十年通貢因置衛以酋長鎖南古剌思為指揮僉事永樂二年鎖南吉剌南吉剌思同兄塔力襲等十六人貢馬又令塔力襲

爲指揮頭目奴奴爲指揮僉事各賜冠帶鈔幣自是

歲貢不絕

永樂二年賫賜差來都指揮綵段三表裏織金衣一套靴襪各一雙千戶綵段二表裏舍人一表裏俱與紵絲衣一套靴襪各一雙

安定衛　阿端衛東至罕東衛北至沙州衛

韃靼別部其地廣袤千里　本朝洪武七年撒里

畏兀兒安定王卜煙帖木兒遣使貢鎧甲刀劍賜以

織金文綺命其酋長立爲四部給以印章曰阿端曰

阿眞曰苦先曰帖里八年立爲安定阿端二衛俱遣

使入貢天順三年安定王復遣使來貢

洪武八年賜襲封嗣王　勑書誥命各一道線金紵絲衣一套綵緞六表裏諭祭已故王朶支一道降香一炷新鈔一千貫本部差通事一員送請封人至西寧衛支給本衛差頭目一員齎　勑誥衣服表裏同原來人前去本地給賜授封別差頭目一員齎降去祭文香鈔另辦齋糧五十石麻布五十疋食茶二百斤量帶軍士一同前去

一賞賜到京回還綵緞四表裏絹二疋紵絲襯衣一套舍人并使臣每人二表裏紵絲衣一套伴人每人一表裏紵絲襯衣一套靴韈各一雙

曲先衛東抵安定衛北距肅州衛

古西戎部落元置曲先荅林元帥府　本朝永樂四年置曲先衛以土人散西思為指揮同知正統二

年頭目黑麻叱遣指揮火丁等赴京貢方物

哈密衛南抵沙州西距火州北連瓦剌東南至肅州一千五百一十里

本古伊吾廬地在燉煌郡北大磧之外爲西北諸胡往來要路漢明帝始取其地後爲屯田兵鎮之所未爲郡縣後魏始置伊吾郡後又爲胡戎所據唐貞觀初內附置西伊州尋改伊州或爲伊吾郡五代時號胡盧磧小月氏遺種居之宋時伊州將姓陳氏其先自唐開元初領州凡數十世元有忽納失里者封威武王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　本朝永樂

二年設哈密衛改封安克帖木兒為忠順王以其頭目馬哈麻火只等為指揮等官三年忠順王卒無子其兄子脫脫俘居中國乃襲封遣還賜以誥印玉帶文綺六年脫脫暨其祖母速哥失里俱遣使朝貢九年脫脫卒以其從父子免力帖木兒嗣改封忠義王賜誥印綵幣玉帶自是朝貢不絕後又封忠順王

永樂四年賜忠順王紵絲六十疋絹二百一十四疋祖母母妃各紵絲六疋羅六疋嫡母紵絲四疋絹四疋六年賜王紵絲五十疋絹五十疋織金紵絲衣三套皂麂皮靴二雙氈襪二雙祖母母妃各綵緞六表裏　成化三年封忠順王外孫為都督賜銅印并織金衣一套八年其都督赴京襲職除

馬駝給價外加賞綵緞絹襪金花靴襪各一賞賜
進貢到京使臣分五等一等綵緞五表裏絹四疋
次第遞減存留甘州男婦人等有進貢者亦照五
等例賞若事到京使臣不分等第每人綵緞二表
裏絹一疋紵絲衣一套靴襪
各一雙朔年進貢俱照此例

火州東距哈密西連亦力把力南抵于闐
州北接瓦剌東南至肅州凡一月程

本漢將車師前後王地前王治交河城即唐交河縣
去長安八千一百里後王治務塗谷即唐蒲類縣去
長安八千九百里漢元帝時置戊己校尉屯田於前
王庭以其地勢高敞遂名高昌壘壘有八城晉時前
涼張駿於交河城置高昌郡後魏初有闞伯周者始

爲高昌王其後麴嘉稱王於此自後魏至隋皆來貢獻唐貞觀中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及都督府開元中改金山都督府天寶初改州爲交河郡領高昌交河柳中蒲昌天山五縣初西突厥據後王地與高昌相影響及高昌平懼而來降以其地置庭州領金滿蒲類輪臺三縣長安初置北庭都護府後俱陷於土蕃其地有回鶻雜居故亦謂之回鶻宋建隆間西州回鶻遣使來貢太平興國中遣王延德等使高昌雍熙初遣景德初又遣使來貢元時號畏兀兒地太祖

平西域置達魯花赤監治之　本朝其地名曰火州城東七十里曰柳陳城卽唐柳中縣城西百里曰土魯番卽唐交河縣其風俗物產大抵相同永樂七年火州遣使朝貢宣德五年火州王哈散土魯番萬戶賽因帖木兒柳陳城萬戶瓦赤剌等俱遣使貢馬及玉璞至今入貢不絕

亦力把力 東距沙州西抵撒馬兒罕南接于闐北連瓦剌東南至肅州三千七百里

地居沙漠間不知古何國疑卽焉耆或龜茲地也北魏書云龜茲國在白山南都延城今其地東西三千

餘里南北二千餘里元時地名別失八里憲宗分建諸王合丹於此世祖立宣慰司以萬戸綦公直爲宣慰使後置元帥府以領屯田　本朝洪武二十四年國王黑的兒火者遣使貢馬永樂四年國王沙迷查干遣使貢玉璞等物十一年吏部員外郎陳誠等使其國十六年頭目速哥克剌滿剌來朝言其王納黑失只罕爲從弟歪思弒之而自王徙其國西去更號亦力把力正統二年國王也先不花遣使貢玉璞駝馬天順以來入貢不絕

哈烈　哈三　哈撒兒沙的蠻　哈失哈兒　哈的蘭　賽蘭　掃蘭　乜克力　把丹沙　把力

黑　俺力麻　脫忽麻　察力失　斡失　卜哈剌　失剌思　怕剌　你沙兀兒　克失迭兒

帖必力思　果撒思　火壇　火占　苦先　沙鹿海牙　牙昔　牙兒干　戎白　兀倫　阿速

阿端　耶思城　坤城　捨黑　擺音　克郎　天方國　日落國　已上諸國賞賜例與哈密同

撒馬罕兒東抵亦力把力西連哈烈東至肅州九千里

其地不知古何國或云漢罽賓國地東西相距三千餘里地勢寬衍土田膏腴爲諸國勝元駙馬帖木兒主其國東有養夷城沙鹿海牙塞蘭城達失干西有渴石迭里迷諸城皆隸焉　本朝洪武二十年帖

木兒遣回回滿剌哈非思等貢駝馬永樂間其孫元
曾伯遣使貢馬正統二年又貢馬及玉石
洪武間進貢各賞鈔并紵絲表裏衣服等物正統
以前賞例優厚成化間定王紵絲十五疋羅三疋
紗三十疋熟絹十五疋白氁絲十疋白將樂布十
疋洗白布五十疋紵絲帽一頂簇紅漆戧金碗入
個王妻紵絲八疋羅二疋紗二疋熟絹八疋白氁
絲五疋白將樂布五疋洗白布二十疋到京使臣
并存留甘州男婦俱行
審等第照哈密賞例

平定交阯　出鴻猷錄

高皇帝既集大統詔諭四夷安南國奉表稱臣矣永
樂初國王陳日焜為其臣黎季犛所弑季犛竄姓名

爲胡一元子蒼易名查詐稱陳氏嗣絶查陳氏甥求
署國事　上不虞其詐許之踰年日焜孫天平閒道
由雲南走愬京師　上遣使責季犛季犛表請天平
還國　上遣廣西都督黃中呂毅前大理卿薛嵒等
以兵五千人送天平還既入境季犛遣陪臣黃晦卿
等迎候禮甚恭具牛酒犒師中等遣騎覘之壺漿屬
路無他也遂進度雞陵關山路險峻林莽蒙密軍行
不得成列會天雨季犛乃伏兵山谷中衆數萬鼓譟
出斷橋後騎不得前遂刼天平格殺之嵒亦死中等

引還又聞季犛僭稱尊號國號大虞　上大怒決意討之永樂四年丙戌秋七月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大將軍印充總兵官雲南鎮守西平侯沐晟為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為右副將軍率裨將李彬陳旭等二十五人分道進伺書劉儁黃福叅贊軍務　上幸龍潭師送之朱能等率大兵由廣西憑祥入沐晟率雲南兵由臨安府蒙自入先傳檄數季犛罪二十諭其境內以立陳氏後意會朱能有疾留龍州　上察占天象謂侍臣曰西師有憂朱能其不免乎亡何朱

能卒龍州事聞 上震悼輟朝後柩還自臨祭追封
東平郡王乃召輔代能將十月丁未輔入安南境前
鋒破隘留雞陵等關賊敗走至昌江造浮橋濟師駐
北江府新福縣沐晟亦率雲南兵至白鶴遣人與輔
會時賊恃宣洸富良諸江爲固緣江岸樹柵于多邦
隘增築土城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郡
民守之號二百萬又緣富良江南岸列置樁取船艦
列樁內諸江口俱下椑木以送舟楫賊東西二都皆
列象陣守險欲老我師十二月己亥晟等以雲南兵

與輔大軍合輔等遂自三帶州招市江戶造船以進稗將朱榮敗賊衆于嘉林江沐晟軍至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輔等率大軍營于城北沙灘與晟合勢賊新築土城高峻城外設重壕壕內密置竹簽外坎地以陷人馬輔下令軍中曰賊所恃此城吾輩報國立功在此一舉先登者賞不次于是將士踴躍期夜襲城以舉火鳴角為號四鼓都督黃中等啣枚舁攻具越重壕薄城下以雲梯附城都指揮蔡福先登諸將士繼之火舉角鳴賊倉皇矢石不得發皆散走師

盡入城賊復巷戰列象為陣輔等以畫獅蒙馬神銃翼而前象皆股慄多中銃箭傷遂退走賊衆潰亂殺賊帥梁民獻祭伯樂等追至傘圓山死者不可勝計辛酉輔等進克東都輔與晟駐師撫諭遣左叅將李彬等向西都西都聞之焚宮室倉庫遁入海於是宣江洮江等州縣皆降輔等督舟師進逼膠水賊復遁入黃江悶海等處五年丁亥春二月輔率諸將追襲之敗賊于萬刼江晉賴山又敗之于嚕江龍王海口前後斬首四萬餘級溺水者不可勝計大獲其戰艦

兵仗諸郡邑相繼來降輔議留陳旭等備禦黃江輔與晟等率諸將用土人莫遂等爲嚮導分道窮追四月乙亥師過清花府磊江城賊集衆來禦復邀擊破之夾岸披靡而遁暨舟師過海門涇鵲淺時晴久水涸賊棄舟遁我軍以舟膠淺不能前俄大雨水漲數尺舟畢渡衆喜曰天贊我滅賊也五月丁卯輔與晟率步騎夾江東西柳升率舟師水陸並進甲戌輔等至茶龍柳升等舟師亦至又敗賊獲船三百艘賊遁走輔等乘勝追之又敗之於奇羅海口賊屢敗困衆

遂潰乙亥柳升所領永定衛卒王柴胡等七人生擒
黎季犛黃中等請將士各擒獲季犛男黎澄黎滄弟
黎季貔等父子兄弟并黨與數十人皆縛獻軍門交
南平得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八戶三百一十二
萬時永樂五年丁亥夏五月丙子也先是輔奏安南
本中國地今陳氏子孫已誅盡無可繼其國中耆老
民庶俱請爲郡縣如中國制　詔俟擒黎賊父子處
之至是捷聞乃置交阯都指揮布政按察三司及郡
縣等官以都督僉事呂毅黃中掌都指揮使司事尙

書黃福兼掌布政按察司事又以前侍郎張顯宗為左布政使置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太原宣化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淸化鎭蠻諒山新平義安順化新華等十七府及五州以統諸縣又置十二衛二千戶所俱遴選文武諸臣守之張輔等班師進封輔英國公晟黔國公並食祿三千石子孫世襲李彬陳旭各增祿五百石王友柳升高士文并王柴胡等各進爵級賞賚有差明年交阯蠻冦簡定等作亂命黔國公沐晟率雲南貴州四川兵討平之未幾交阯復叛仍命張

輔沐晟陳旭等討之大敗賊衆召輔還輔奏留陳旭等討餘寇師久未定至九年辛卯正月復命張輔率師往交阯會晟等討平之後交阯屢叛連年用兵又中官馬騏索賄激變黎利遂逆命累討之不服前後殺尚書陳洽等總兵官柳升等及文武諸守臣甚衆惟黃福居交南久召還復以亂故遣往前後二十餘年大爲交人所信服亦屢遭亂危甚至宣德二年丁未冬十月成山侯王通繼柳升鎭交阯通見升敗死諸郡邑多陷沒大懼集諸將士議城不可守乃棄交

阯引還至京師有死奪爵黎利復圍諒江府知府劉
子輔與鎮將倡義率衆死守數月城竟陷死之於是
交阯郡縣盡沒黎利乃遣人持前安南國王三世孫
陳暠表乞立嗣陳氏後　上集諸大臣議之張輔等
議交南不可棄請表出黎利　太宗經畧數年得此
土今棄之無名徒示弱耳　上意不決顧問楊士奇
士奇曰求立陳氏者　太宗初心也求之不得乃郡
縣其地況二十年間兵民困于交阯極矣今陳氏既
有後封而嗣之何謂無名楊　亦曰永樂中費數萬

人命得此無益國家今勞者未息困者未甦更發兵不可　上曰爾兩人正合吾意　皇祖言吾亦聞之乃出羣表示羣臣諭罷兵意遣工部侍郎羅汝敬等齎詔册封陳暠爲安南國王罷征安南兵

論曰　成祖取安南亦席百戰之勝以復漢唐故境耳不虞其數反覆遼兵之久也釁其後屢叛而屢討定之　成祖亦心悔之矣夫得之無益軍國之需棄之非撤藩籬之險又何必捐吾中國之赤子而疲於奔命哉當時北棄大寧而南闢交阯誤甚矣　宣宗之棄之宜也雖　宣宗不棄豈能至今存耶　祖訓曰東南諸夷限隔山海不可加兵惟□□吾之世□境壤連接後世不可一日忘備三復聖謨我　太祖之神謀遠慮眞卓越古今而不可及者

輯夷情說

王鳴鶴曰天地間有陽必有陰有君子必有小人有華夏必有夷狄此自然之理也顧九夷八蠻五戎六狄散處乎遐荒正朔所不及加而冠裳所不能化如獸走壙如鳥集林其性固然古之聖帝顯王外而不內疎而不戚亦因其性而順適之爾第今日之夷情非昔日之夷情可比何也以中國而入夷狄也海內之民非由於亡命則窘於飢寒非窘於飢寒則困於雄豪而不得志竄入諸夷巧爲

簸弄以希旦夕之富貴即目前東夷北狄之間無非此輩一中行説足以叛漢而況比比皆是耶先正有言攘外必先安内安内者省刑罰薄税斂使民入孝出弟以敬其長上即驅之使入夷狄非其願欲矣夫如是而又何夷狄之足慮哉

夷情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王昭禹曰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非特圖也又掌其地焉東方曰夷其種有四南方曰蠻其種有八東南曰閩其種有七西北曰貉其種有九西方曰戎其種有五北方曰狄其種有六自邦國都鄙至于夷蠻貉戎狄雖有內外之殊然先王之政一視而同仁其人民之所聚財用之所出九穀之所生六畜之所產其數要不可以不辨也其利害不可以不知也

邱文莊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其所以生者以人爲貴而人之中有華有夷華一而已而夷則不止

于一焉蓋華夏居中夷狄處外中者混而同其性禀習俗雖有少異而其大畧則同也外者環而繞之有接續之際而無混同之勢故其性禀習俗也始而近也則大同而小異終而遠也乃至于背異而懸絶焉惟其世異而情殊故帝王所以治之也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隨機而應變因事而制宜要在使之各止其所而已彼既止其所而不爲疆埸之害則吾之內地華民得其安矣

王制曰中國夷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鄭元曰五方之民性不可推移地氣使之然也雕題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不火食地氣煖不爲病

也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也
巽徵曰皆有性謂其生稟各不同不可推移謂其生稟一定而不可易東方曰夷以下言四夷異俗文身與雕題同衣皮與衣羽毛同此亦言其俗之大畧而已

通典曰緬惟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有居處巢穴焉有葬無封樹焉有手團食焉有祭立尸焉聊陳一二不能徧舉其地偏其氣梗不年聖哲莫革舊風訓誥之所不加禮義之所不及外而不內疏而不戚來則禦之去則備之

邱文莊曰自古禦夷狄之要法不出乎來則禦之去則備之二言而已

舜典竄三苗于三危

朱子曰三苗國名在江南荆揚之間恃險爲亂者也竄則驅逐禁錮之

分北三苗

朱子曰北猶背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竄徙之使分背而去也

益稷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蔡沈曰內而侯牧外而蕃夷皆蹈行有功惟三苗頑慢不率不肯執工帝常憂念之也帝言四海之內蹈行我之德教者是汝功惟敘之故其頑而弗率者則皐陶方敬承汝之功敘方施象刑惟明矣或者乃謂苗之凶頑六師征之猶且逆命豈皐陶象刑之所能致是未知聖人兵刑之叙與帝舜治

苗之本末也蓋威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命禹征之征之不服而又增修德教及其來格然後分背之也

禹貢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蔡沈曰三危即舜竄三苗之地

呂祖謙曰三苗有罪自當竄逐發政施仁自當及之故治水至三危亦既使安居大得其叙後世以爲投之四裔若棄之者非聖人之心也

邱文莊曰夷者異類之總名而經史所謂蠻貊多指南方之夷也夷狄之見於經者始於三苗所謂苗民者舜典禹謨益稷禹貢呂刑皆具焉帝舜受禪之初既首竄之于三危至禹治水時其竄者既丕叙其留者猶不即工故帝命禹徂征然猶逆命及禹班師舜後來格于是考其善惡而分背之焉由是觀之可見聖人爲治拳拳于華夷之辨蓋自有虞之世固已然矣非但始于春秋也何也天生

人類有二焉華也夷也華夷各止其所然後生人安而世道清若夷有以亂乎華則人生爲之不寧矣雖有政教何自而施故雖有帝舜之聖有虞之化其命官論治之際猶切切以苗民爲言方是時西北之戎狄未熾所慮者南方之蠻耳故舜命臯陶爲士首舉蠻夷猾夏爲言所謂蠻者蓋三苗也其始也即其極惡者而竄徙之旣竄之後而又于所留者分背其中之善與惡者焉善者則獎之而加以恩惡者則懲之而施以威加以恩則彼知所慕而興于爲善施以威則彼知所畏而不敢爲惡是則聖人馭夷狄之微權也今自巴蜀以東歷湖南北桂嶺雲貴數千里溪洞山箐之中有曰犵曰狢曰獠曰猓曰獞之類凡十數種皆所謂蠻也其間最輕捷者曰猫說者謂此即三苗之後也然今之猫依山以居性習不常無有倫紀禮義觀禹誓辭數苗之罪謂其君子在野小人在外則是時之苗蓋有國都官屬但其用舍顚倒耳非若今世之苗若猿猱然無定居無常業不相統屬也固

設于湖北川東立宣慰司者五曰永順曰保靖曰貴州曰思州曰播州又有宣撫司安撫司及招討司長官司之設外此所謂軍民府及軍民指揮使司者又兼設土官以轄其夷人隨其地而設其官因其俗而爲之治善者授以職惡者分其勢是蓋得有虞分背之義禹貢丕叙之意也

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畧取蠻夷置黔中郡漢興改爲武陵郡歲令大人輸布一疋小口二尺是謂賨布

邱文莊曰漢武陵郡即今常德澧辰沅等州郡是也

始皇時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擊南越取其地置桂林南海象郡又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勾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已并天下皆廢爲

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

邱文莊曰秦并百郡嶺南有三郡桂林今廣西地南海今廣東地象郡今安南地也夫自秦漢以來所以爲中國害者北曰胡南曰越然北胡之勢實與南越不同西北之胡皆居中國邊塞之外有所限劃則彼不能越其界而入我內地也惟越之地在古種類實多故有百越之名曰南越曰甌越曰閩越曰東越曰於越其地非一處其人非一種然自秦漢以來所謂於越東越甌閩之類皆已久入中國與齊魯宋衞無異惟所謂南越者其地西連湖湘直抵滇貴牂牁越巂之境山深而地險猶有不盡歸王化者時時爲郡邑居民害蓋今日湖南北廣東西其郡邑皆錯列山嶺之間與蠻夷雜居但有險易之異耳時或竊發難於備禦非若西北邊塞之有限隔也

漢武帝時欲伐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言越方外之地

剪髮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牧足不以煩中國也南方暑濕近夏癉熱暴露水居復蛇蠚螫也音壑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今以兵入其地必雉入山林險阻背而兔逃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兵糧乏絕民苦兵事盜賊必起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臣聞天子

之兵有征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
執事之顏行（猶言厲行謂在前）厮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
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

邱文莊曰閩越今福建地其入職方已久非復漢
時舊矣然劉安所言南方溼毒兵入其地不待兵
及先自病死與夫兵至則潰散兵退則復聚持久
則士卒疲勞民苦兵事今日湖南廣右雲貴其山
菁之障癘猶獠之情狀省民之受害實與漢時無
異也 明主在上以天地為量以宇宙為境遇有
遠夷梗化則如安言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
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以一使之
任代十萬之師毋使中國之民罹蝮蛇猛獸之毒
染暍溼霍亂之病親老涕泣孤子啼號破尸千里
之外棄骨無人之境如安所慮者
非獨遠夷之幸實中國之幸也

元帝中珠厓儋耳郡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兵擊
定之至是諸縣叛連年不定上謀於羣臣欲大發軍
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聖之盛禹入聖域而未優
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
朔南既聲教訖于四海言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
者不彊治也殷周之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
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人樂其生越
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至于秦興
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潰畔孝武皇帝厲兵馬以

擾四夷賦役煩重寇賊並起是皆廓地太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困流離道路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正此社稷之憂也駱越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飢饉保元元也且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况于勞師遠攻亡士無功乎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

以爲顧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上以問大臣丞相于定國以爲前擊珠厓興兵連年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之民難搖動捐之議是詔珠厓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

蘇軾曰楊雄有言珠厓之棄捐之力也否則介易我冠裳此言施于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國避亂之人多家于此今衣裳禮樂蓋班班矣其可復言棄乎

邱文莊曰捐之謂非冠裳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無顧竊以爲凡今日境土非　祖宗所有者則可用捐之之策若夫　祖宗初得天下即入版圖者其可以與人乎況本中國齊民之地要害之

塞青人所謂一寸山河一寸金者蓋非至于甚不得已而存亡安危之决在此不可輕言棄也

順帝時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為可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服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其獸心貪婪難率以禮是故羈縻而綏撫之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其費

邱文莊曰華夷之類不同而貪得吝與之心則一也帝王之馭夷狄一惟以義勝之而不校其利舊有者不取則彼未必敢于恣肆舊無者取之則貪必至于怨望吾惟循其舊而已舊例之外毫末

不加焉然又必因其獎患厲之而又時有所縱舍焉不責其備不逆其詐

永和中侍御史賈昌與州郡討區憐等歲餘不克帝召百官問以方畧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荆揚盜賊盤結不散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兗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廹促必致叛亡南州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鬭軍行日三十里而兗豫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人廪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設軍所

在死亡必衆旣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利兵猶尙不堪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尙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閒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畧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徙日南吏民北依交趾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閒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拜州刺史祝

艮性多勇決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從固議即拜艮爲九眞太守喬爲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艮到九眞單車入賊中設方畧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艮築起府寺嶺外復平

邱文莊曰李固此議言南方用兵之病弊切中事情使後世讀史者至此灼然如親在行間目擊其事千古如一日也至其所謂發將無益州郡可任者此皆已然之明效然後世藩服郡守任用不久隨即罷去夷獠知其去任之速不可倚仗而後來之吏又未必然往往疑信相半故雖暫服而復叛也請以今廣西左右兩江言之兩江地方二三千里其所藉狼兵無慮數萬今設爲府者四爲州者三十有七其府州正官皆以土人爲之而佐貳幕職參用流官故今百餘年間未聞有屯聚侵掠者

而所以為州縣害者皆是不屬土官管束之人錯雜州縣者其間雖或亦有有司帶管及設土官巡檢者然流官無權彼知其不久而輕玩之而所謂土巡檢者官卑力薄不足以相鈐制愚以為今日制馭猺獞之策莫急于立土官請用左右兩江之例而微寓夫設立軍衞之意畫左右兩江府州之設專以其地屬之一姓所謂微寓設立軍衞之意者衆建官而分其權也凡今猺獞與編民雜居州縣之間但彼依山箐以居耳宜　勅內外大臣另歸其地召集其酋豪諭以　朝廷恩威將授以官如左右兩江土官例俾其子孫世享之意有能率其種類五百名以上內附者即授以知州之職四百名以下量授同知判官吏目等官其官不拘名數亦如衞所之制既授其長詞又須選實官給以冠服遣官屬以騶從鼓樂送歸所居徐俾其擇地立為治所合衆力成之既成具　奏請印俾推其中一人為衆所信服者掌印則彼受　朝廷爵命必知所感慕而其同類咸尊敬之有不伏者彼伏

國威併力除之不難矣積久成俗欽皆慕華風習
禮教而加發掠之爲非況衆設其官勢分力散自
足相制不能爲亂而其中不能無自相爭訟者須
至申上司奏 朝廷則 國家之勢益尊不勞兵
戈而一方安靖矣然所慮爲後日患者地界不明
異時不能無爭耳宜乘其初即遣官會同土酋分
立地界或以溪澗或以山阜栽于界上立石爲識
大書深刻于上曰某至某爲有司界至某爲土官
界其中民地有誤入其境者即以外地無徵者與
民易之隨其廣狹不復丈量其土酋所領地裁俾
其認納稅糧定爲額數日後不得有
所增者如此處置庶幾其永無患乎

唐貞元中廣西黃洞首領黃少卿者攻邕管及陷欽
橫貴等州屢服屢叛長慶初經略使嚴公素復請討
之兵部侍郎韓愈建言黃賊並是夷獠無城郭可居

依山傍險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畧使多不得人德旣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根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刼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讐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爲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約立可摧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

邱文莊曰唐虞之世東西北三邊之夷皆不經見而首見于經者南方之苗也然三方之夷皆一面臨邊夷居外而其中乃王土也惟南夷之地則夷人錯居王土之中與居民相雜故其害及民尤易非若三邊之寇其來有時其侵有處其行有程先時可以爲備臨時不至于倉皇失措

仁宗時狄青請擊儂智高顧得西邊番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樞密使高若訥言蕃部善射耐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瘴未發時疾驅破之必勝之道也青卒用騎兵破賊

邱文莊曰蕃落之兵以騎射名天下南夷聞之自然懾落然以爲用之於有事之時不若無事之時遇有羌胡內附者即優加養給處置北方不徙今日徵南賴其用亦可以銷異時內地之禍

宋初言于仁宗曰嶺南外區瘴癘薰蒸北方戍人往者九死一在多發兵則糧乏少則事不集急責功則蠻遁逃不肯出緩則復來擾人是宜有以制之也今聞發北兵踰萬人戍嶺外下濕上蒸病死必多料率蠻勢不久屯聚之必散臣謂不如選一二健將歲纔留北兵五千人分屯要害處得善吏十數人分置諸州募土人爲鄉軍復其租調視州大小戶多少爲之數蒞以部伍教以進退皆以彼所長技與相追逐率百人給百兵三十以勁弩利兵佐之冬春則使深入

擾其居夏秋則使謹守防其掠彼雖能誘納中國亡命要之食盡必出鹵掠若其來也一大新獲則終身剏矣威已立然後可議招來與之盟則固許之臣則久遠期五年近止一年南方無事矣

邱文莊曰治馭南蠻之法與北狄不同說者謂征蠻無全勝之策何也蓋以其地炎燠卑濕瘴癘特甚中原士卒不服水土不待戈矛之及矢石之交自相疾疫而死雖有百萬之兵亦無所施故也竊以爲瘴癘之災特以加諸貪弱及不善調攝者爾若夫與將帥居顯要者則罕焉請命戍處守土重臣多方詢察久諳彼地之人壽而健者問其所以起居調攝之方詳稽備述刻梓以頒示士卒每隊伍中選一人專司其事有不遵依示而自恣不檢者必加以罪其所當備藥餌器具令有司給之

張栻知靖江府奏本部備邊之郡九而邕管為最重邕之所管幅員數千里而左右兩江為最重自邕之西北有牂牁羅甸自杞而西南有安南諸國皆其所當備者然邕之戍兵不滿千人所恃以為籬落者惟左右兩江溪峒其八千餘處民兵不下十萬首領世襲人自為戰如古諸侯民兵之制其去邕管近者餘三百里遠者近千里所恃以維持撫治之者惟提舉盜賊都巡檢四人各以戍兵百餘為溪峒綱領其職任可謂不輕矣可以不遴選其人謹護其土以為遠

方久遠之計哉

昔文皇曰唐分嶺南北爲五管而桂邕容三管地屬嶺南西道在乎 本朝割容邕西之地屬廣東而廣西獨全得桂邕二管及容管之少半邕即今南寧府其地控制左右兩江實爲安南咽喉之地國初因前代之舊設太平舊州思明鎮安田府龍州等七州宣德中又陞思恩州爲府用其土人爲守長佐貳雜職則用流官惟太平府全用流官而其屬州仍其舊俗凡此羈縻州郡雖內處久首領世襲人自爲戰如古諸侯民兵之制遇有征伐亦賴其用但今控制乏戍僅有南寧馴象二衛太平一所似乎單弱請如張栻所言及今無事時于此地屯兵以爲重鎮遴選守將謹護其土以爲久遠之計用以銷變于未然

安南古交阯也秦并天下於此置象郡秦亡南海尉

趙佗擊併之漢置九郡九真日南象郡是爲交阯地後女子徵側反遣馬援平之立銅柱爲漢界唐始分嶺南爲東西三道置節度立五管安南隸焉五代劉隱并其地以爲交阯節度使其後管內大亂有丁部領者定之其子璉內附宋封爲交阯郡王（交阯封王自此始）傳子璿爲黎桓所奪淳化四年封桓爲王桓卒子龍鉞立其弟龍延殺鉞而代之龍延欽修貢安撫使邵曄以聞眞宗曰遐荒異俗不曉事體何可怪也仍封爲王賜名至忠爲其下李公蘊所奪卽封公蘊爲王

李氏傳八世至昊旵闔入陳日煚爲其壻遂有其國
陳文莊曰交阯本秦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五代
時爲劉隱所并至宋初始封爲郡王然猶授中國
官爵勲階如所謂特進檢校太尉静海軍節度觀
察等使及賜號推誠順化功臣皆如内地之臣未
始以國稱也其後封南平王奏章文移猶稱道
孝宗時始封以王稱隣而天下因以高麗眞臘視
之不復知其爲中國之郡矣李氏傳八世陳氏傳
十二世至日焜爲黎季犛所篡季犛上表竄姓名
爲胡一元子蒼易名査詐稱陳氏絶嗣査爲甥求
權署國事狀　太宗皇帝從其請逾年陳氏孫名
天平者始遁至京愬其實季犛乃表請迎天平還
以國　朝廷不逆其詐遣使送天平歸抵其境季
犛伏兵殺之并及使者事聞　太宗備告于天地
神祇聲罪致討遣征夷將軍朱能等征之能道卒
命副將張輔總其兵生擒季犛及其子蒼蹬獻俘
京師詔求陳氏遺裔立之國人咸稱季犛殺之盡

無可繼承者僉請復古郡縣遂如今制立交趾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衞所諸司一如內地其後有黎利者乃其夷中之夷也中官庇之遂致猖肆上表請立陳氏後　宣宗皇帝謂此　皇帝意也遂聽之即棄其地俾復爲國嗚呼自秦并百郡交趾之地已與南海桂林同入中國漢武立嶺南九郡而九眞日南交趾與焉在唐中葉江南之人仕中國顯者猶少而愛州人姜公輔以仕中朝爲學士宰相與中州之士相頡頏矣奈何世歷五代爲土豪所據宋興不能討之遂使玆地淪于夷狄之域而爲侏儒藍縷之俗三百餘年而不得與南海桂林等六郡斑斑然衣冠禮樂以爲聲明文物之鄉一何不幸哉其間宋人雖一遂其王元人雖再入其國都而終不能有我　太祖皇帝開國之初陳氏首先納欵　太祖著之祖訓不許後人代其國陳氏爲賊犛所戕　太宗皇帝體　高皇之意不絕陳氏之嗣遣使送還其國賊犛乃殺之并及使者不得已興師平之求陳氏後不可得乃用漢

唐故事復立郡縣而守臣不謹遂至夷獠復肆而黎利者以求得陳氏後爲辭　宣宗皇帝體　文皇之心俾復繼陳氏之絶不道黎利之詐遂爲所欺羣臣屢請興兵討之　章皇帝念　聖祖之垂訓因置不問而九眞日南之域秦漢以來之遺民既得見天日而又淪于幽谷之中何其重不幸哉竊惟今日疆域遠過有宋兼于唐而不及漢者以失嶺外此三郡也幸而得之而又失之似若可惜然守　祖宗之訓而不愆不忘此繼述之大孝守成之大體也所可惜者一方之民重不幸耳○安南疆域在秦漢爲三郡地今其地東起廣東之欽州迤西歷廣西之左江至雲南之臨安元江爲界欽以東海道與之對境欽之西乃南寧府界南寧之東南思明府所屬上思州忠州上下石西諸州太平府則屬龍英太平安平上下凍諸州皆與之接境而龍州乃其所必由之路而憑祥縣尤其要害也鎭安府所屬有歸順及下雷峒亦與之接境二峒迤西則雲南界矣雲南之阿迷州左能寨等

九長官司皆近界元江有水路通之而蒙自縣則其所必由之路也其道路在廣西則由太平府思龍州及憑祥縣抵其諒山府至其所稱東都者可七日程在廣東則自欽州西南一日至其永安州由玉山等處至其東都可五日程在雲南則由臨安府經蒙自縣河底之蓮花灘至其東都可四五日程此中國與交南邊境之大畧也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薰鬻居于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佗驢驘(與騾同)駃騠(生三日而超其母)騊駼(生北海)驒奚(駏驉也)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

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兎肉食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俗寛則隨畜田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

鋋把小矛也

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儀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

邱文莊曰漢史謂匈奴無文書以言語爲約束自秦漢以至于宋皆然蒙古入主中國始令西蕃僧馬八巴造爲字書今世所謂蒙古字是也

周武王世以時入貢名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被其疾苦詩人始作詩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是時四夷賓服稱爲中興至于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隙申侯怒而與畎戎共殺幽王于麗與驪同山之下遂取周之地鹵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

邸支兼曰戎狄弑中國王而取中國地周之時已有之然不在成康之世而在幽王之時使幽王不

羈縻奴而其臣申侯不與毆戎交通則彼毆戎者
固不敢越其封疆而入吾內地況又敢剸刃于中
國之天王哉此
世道之大變也

匈奴之先自淳維在殷時奔北方至周末七國時而
與燕趙秦三國爲邊鄰秦滅六國始皇遣蒙恬北擊
胡悉逐出塞收河南地渡河以陰山爲塞起臨洮至
遼東萬餘里匈奴單于曰頭曼不勝秦北徙至秦亂
稍渡河與中國界于故塞後爲其子冒頓射殺之而
自立爲單于遂東襲滅東胡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
侵燕代悉復秦所奪匈奴地其控弦之士三十餘萬

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爲敵國其姓氏官號可得而記曰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犂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撐犂今胡言猶謂爲騰乞里卽撐犂也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

邱文非曰此北狄之在前漢者

漢高祖時帝自將討韓王信信亡走帝聞冒頓居代谷欲擊之使人覘匈奴冒頓匿其壯士肥馬但見老

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高帝復使劉
敬往使匈奴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
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
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業已行高帝怒駡
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
廣武高帝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騎四十萬騎
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高帝用
陳平秘計使使閒厚遺閼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圍
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乃解圍之一角會

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去聲從解角直出高帝出圍至平城漢大軍亦到胡騎遂解去高帝至廣武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矣乃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

鄒交莊曰漢高祖以百戰之餘所將皆奇才良將且爲匈奴所圍者七日不有陳平秘計不幾于危乎然是時虜騎乃至四十萬則是北虜之疆自漢初已然矣夫自高祖解圍之日至我 朝一千四百餘年中間歷魏晉隋唐宋而北狄之興亡盛衰起滅分合不知凡幾而變至于胡元極矣說者以爲北狄之盛也固莫盛于胡元而其衰也亦莫衰于今日何也蓋天下理勢相爲乘除物極則反盛

極而衰亦必然之理也何以明之自古北狄之爲
中國害者非以其地之廣也亦非以其人之衆也
徒以其生長沙漠之外逐水草以爲居射獵以
爲食而衣其皮耐飢寒習勞苦而不畏死而我中
國之人好逸而不禁勞不能忍饑而受寒而又惜
身愛命以故往往爲彼所勝耳至于胡元入中國
奄有北而有之空其部落居我內地棄彼夷習効
我華風宮居而室處衣錦而食粟其黠慧者又學
我道藝襍言而士行濶步而寬衣凡其自昔猛鷙
之能皆變而爲柔耐苦之性皆變而爲驕况其百
年以來內外官司皆用其國人以爲之長非獨畿
甸閭爲然則雖遠而瘴癘之鄉鄙而魚鹽之職所
謂達魯花赤者非其種類不用也所至成羣隨在
而其有言語習尚雖多循其舊然其股體筋骨縣
復如前日之耐饑寒甘勞苦矣一旦天兵南來其
主闕建德門夜遁倉卒隨行者惟宮禁宿衛京輦
屯營者耳若夫遼官之臣外戍之卒固不能盡從
也敗亡之餘歸其故域者蓋亦無幾非但失中國

之法而俘與其本來之部落而速失之譎謀處嘯苟延喘息于草野之間分散而微弱紛雜而無統而其眉猶然見骨必爭者獸戎之性固在也方且自相魚肉自相攘奪救死扶生之不暇以故不能爲邊防之害雖有小警不過鼠竊狗偷非有深謀宿計處心積慮如前代匈奴突厥之所爲者哉

太宗皇帝親統六師凡六出塞歷數千里之遠窮其巢穴彼皆奔竄鼠伏無有一虜敢張螳臂以當雷霆之威者僅受一也先王于降附而還是以百年之間夷狄懾伏邊境肅清自秦以來所未有者書之史冊足以垂耀于古矣自洪武永樂以來其酋如本雅失里馬哈木阿魯台朶而只伯之輩皆駑才下乘非有冒頓之猛鷙何結賚之狡猾雖或侵軼隨卽破滅惟脫歡者挾脫脫不花以肆奪其子也先繼之已巳之變非彼之能乃吾謀臣之誤也使當時體大臣言遣一偏將禦之不過旬日彼自去也若夫統幕之還分爲數營使彼不知所攻不終日入懷來城矣設使不分而我軍中尚存前

代之長技如高祖解平城之圍令以強弩傳二矢外嚮數萬之弩矣第弩發發必能薄我然當是時虜悉其部落并脅兀良哈海西諸部來者大衆不滿三五萬其視平城之四十萬騎何其多寡之懸絶也故曰北虜之衰莫有衰于今日者此也自是以後也先爲哈剌所殺哈剌爲孛來所殺孛來之後毛里孩亂加思蘭之徒皆是自相屠戮身生于虜與禍起于肘掖未有父子繼世者是固天厭夷惡而助我 皇仁則其虜之無能爲亦可見矣雖然邊釁有毒古之善喻昔者阿骨打之起于遼末鐵木眞之起于金季皆以其微弱而蔑視之也爲國者防微杜漸恒恐禍生于所忽釁則近山之居慮有狼虎之害則必高其垣墉深其陷穽窠其蹊隧而注其往來之道徑則虎狼不能爲吾畜産之害矣我 國家都燕切近邊夷尤宜加愼則夫關隘之修兵備之飭將帥之任蔑蔑然如踏虎尾如臨深淵一食息之頃一寤寐之際念茲在茲無一念而不在茲是惟 宗社無疆之休

鼂錯言于文帝曰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劔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

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

鄧文莊曰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而各有所長用兵者知其長短之所在以其在長而乘其所短

掩吾所短而避其所長

則可以取勝而不敗也

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臣于蠕蠕種裔繁衍至吐門遂彊大更虎可汗猶單于也妻曰可敦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漢隋末始卑可汗咄吉嗣位華人多往依之控弦且百萬戎狄熾彊古未有也唐高祖起太原遣使往聘與連和

宋祁曰隋季時盧內以攻外生者罹道路死者暴原野天下盜賊共攻而亡之當此時四夷侵中國

徼而実厥最彊控弦者數百萬華人之失職不逞者往從之共爲之謀導之入邊故顏利自以爲彊大古無有也高祖初卽位與和因數出軍助討賊故謂臣之雖亐不可計虜見利而動又與賊連和殺掠吏民于是掃國入寇薄渭橋旁壓豪京師太宗身勒兵顯責而陰間之戎始內阻不三年縛頡利獻北闕下靈掃風除其國遂墟

邸文莊曰漢之冒頓控弦三十萬唐之頡利控弦凡百萬宋之契丹□□韃靼未必如漢唐之盛然而漢唐之世雖受其害而終不若宋朝之甚焉蓋漢唐有邊關以爲之阨塞而虜未有城池據中國地宋則失其險隘而以內地爲邊故也

回紇其先匈奴也元魏時號高車部或曰勑勒能爲鐵勒其部落曰袁紇薛延陀等凡十有五種皆散處磧北至隋曰韋紇其人驍彊初無酋長逐水草轉徙

善騎射喜盜鈔臣于突厥突厥資其財力雄光荒後韋紇叛突厥自為俟斤稱回紇姓藥羅葛氏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距京師七千里衆十萬勝兵半之突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為最雄彊其後攻薛延陀殘之并有其地遂南踰賀蘭山境諸河天寶中有裴羅者自稱骨咄祿毗伽闕可汗南居突厥故地悉有九姓之地斥地愈廣東極室韋西金山南控大漠盡得古匈奴地其後易回紇曰回鶻言捷鷙猶鶻然

宋祁曰夷狄資捍貪人外而內賊惟剽奪是視故湯武之興未嘗與共事蓋疎而不戚也

邱文莊曰有唐一代北狄最強者前曰突厥後曰回鶻突厥控弦多幾百萬回紇恐有九姓之衆然皆居其境內而不得中國地故其爲害止于邊地宋之契丹拓拔其地與衆未必過此一虜然契丹得盧燕十六州地拓拔盡有與夏之境據中國地用中國人爲中國害此宋邊患所以比唐爲甚今當以之爲戒而防之于微切不可使之得用吾邊出之人據吾尺寸之地也

契丹之制居有宮衛謂之斡魯朶出有行營謂之捺鉢分鎮邊圉謂之部族有事則以攻戰爲務閑暇則以畋漁爲生秋冬則違寒春夏則避暑隨水草以就弋獵

北胡種落不一歷代稱名各異詳大明一統志列四夷卷中

歐文莊曰自周以來北狄之寇止及邊境而已至五代石敬瑭以山前後十六州賂契丹始據中國地立城郭大爲中國害前此如春秋之吳楚是中國之人居邊夷也晉宋之五胡乃夷狄之種居中國地他如匈奴烏桓鮮卑蠕蠕突厥回紇吐蕃皆是夷狄居夷狄地時或爲邊境患耳至契丹始竊中國稱大號與宋爲敵國□□又奄中州而有之蒙古遂混一南北盡有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區夏嗚呼作俑者其契丹之阿保機乎所以肇其堦基其禍者則石敬瑭也豈非萬世之罪人乎夫夷狄禍自古有之而禍之大者始起于此推其禍之大者所以防而備之者宜比古人加意百倍蓋非特爲邊民慮所以爲國宗社計也自秦漢以來建都于關中洛陽汴梁其邊圉皆付寄將臣惟我 朝都于幽燕蓋 天子自爲守也前此都此者若金若元皆夷也而夷居于近夷之地將以臨中國而內侵也而我 朝則居中國之盡處而北臨邊夷我之所以控而制之者固重而要而彼之所以來

而侵者亦遂而近所以思其患而預爲之防者比漢唐尤宜倍加意焉當夫無事之時而爲先事之慮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毋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何也君臣上下朝夕講究預求所以待彼及我所不可攻之策必須盡善盡美萬全無弊彼雖欲來也無可通行之徑彼雖欲攻也無可容足之地彼雖欲變也無可乘起之隙蔑蔑焉無事之時恒以有事處之業業焉彼雖不來而吾切切焉防其禍患常在旦夕間焉此無他切而近也寧過備而棄之不後時而生悔萬一公卿將相及左右之臣有假鎮靜之術以掩其無能之迹爲迂無事之言以寬　主上之憂此皆姦邪小人李斯趙高李流也呂祖謙有言何能爲之一言實亡國敗家之本古人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又曰何能爲者萬惡之所從生也

兀良哈本春秋時山戎詳大明一統志刊四夷卷中

耶支莊曰自古北狄種類甚多今三衛所居在古
東胡地東胡在古有鮮卑奚契丹等種不一今則
不復識別以所居觀之其奚種歟今衛有以兀餘
名者古有扶餘國在元菟北千里或是其遺種不
可曉也永寧初棄大寧地與之今其地容畜
京師藩籬朝貢不絕用爲藩屏夫復雖內附日久
然終是夷類往往隨盛衰以爲向背　朝廷羈縻
之固已臣服然所以區處之者不可不以其道賜
予之者不可不以其節觀閩景泰初三衛爲□所
驅處名□中隨之來貢我所以待之者比其常例
加優數倍彼乃憤然謂我畏彊而漫弱遂堅從彼
之心意暁平用草具閩楚使之討我乃嬰而用之
不自覺也其後□□□□亦以宴賞厚薄之故而
叛請自今以後三衛所來朝比諸夷優加禮待仍
頒詔之過有荒歉許其來告遣使賑卹之其頭目
中有子幼孤者依軍官優給例一體賞賚如此則
彼感我深恩
永爲扞蔽矣

漢武帝時張騫自月氏還具爲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窴于窴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與隔同）漢道焉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國隨畜牧與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卬竹杖蜀布問安得此曰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度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又居大

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諸國多奇物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于四海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揵爲發間使四道並出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其北閉氐筰南閉嶲昆明殺畧漢使終莫能通騫又言于武帝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今單于新困于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

故地漢遣公主爲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旣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自是西域始通于漢凡三十六國

邸文莊日此秦漢以來通西域之始

光武時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不許諸國侍子久留燉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善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請都護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

班固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矣然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內外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于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都護光武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郤走馬義兼之矣

蘇轍曰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疆則臣狄狄疆則臣戎戎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疆而後侵畧之患不至于中國蓋一疆而一弱中國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爭附疆國之餘威以趨利于中國而後無所備疆者并將

弱國之兵蕩然南下而無復反顧之憂然後乃敢專力于中國而不去此二者以勢相從而不可闕是以中國之士常不解甲而甯息也故北狄疆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

耶文莊曰自漢遣張騫通西域後而中國帝王嘗全盛時往往遣使遠通西域在漢則爲大宛烏孫于闐龜茲月氏諸國在唐則爲高昌焉耆龜茲于闐天竺諸國在宋則爲天竺高昌大食于闐龜茲諸國在 本朝則爲哈密火州亦力把力撒馬兒罕哈烈于闐諸處夫古今所謂西域者其土壤山川不改其舊但其名稱隨世更改不可一一復識別也惟所謂于闐者自漢以來至于今日恒不改其舊稱焉因此一圖考史所紀方向里數步而考之似亦可以得其彷彿者矣然聖人詳于治內而畧于治外因其名知其所在隨其俗而知之斯爲得矣正不必如漢人之遣使臣設都護置質子通婚姻求珍貨是皆無益于治亂輿圖所謂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斯言盡之矣惟今所謂哈密亦

斤蒙古罕東安定阿端曲先皆前代中國之邊境所謂燉煌酒泉伊吾之故地洪武永樂中因其土酋內附立以為衞其地處吾邊境薄于北虜不可繫以外虜視之使為虜用是亦漢人斷匈奴臂不使得以通羌之一策也

唐書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窣野

宋祁曰唐興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蕩其牙犂其庭而後已惟吐蕃回鶻號雄彊為中國患最久贊普遂盡盜河湟薄王畿為東境犯京師掠近輔殘馘華人謀夫虓帥圜視共計卒不得要領晩節自

古而唐亦衰焉

邱文莊曰唐書謂吐蕃散處河湟江岷間河湟即今陝西西寧河州等處江岷即今岐西岷洮州及四川松茂等處也

西蕃即吐蕃也 詳大明一統志列四夷卷中

邱文莊曰吐蕃之地北起陝西之河湟迤南歷四川抵雲南西北之境洪武六年立都指揮使司者二烏思藏朶甘也指揮使司者一隴荅衛也七年又置宣慰司者三朶甘及董卜韓胡長河西魚通寧遠也置招討司者六萬戸府者四千戸所者十有七此皆在化外之境歳通朝貢而已自有西僧以來此屬不為邊患遇有寇盜朝廷僧諭之尋即解散若夫邊徼之內如陝西之岷州洮州四川之龍州黎州諸處人雜氐羌是皆吐蕃之種落久已內屬悉聽官府約束不復生梗惟所謂松蕃者其地險隘饋餉為難生蕃頑獷屢為邊害所以遏絕之者區處未得其宜蓋其地瘠而人貧性獷而無

常然俗頗負僧蕭下羣臣議隨其俗以爲治予今屯軍去處依嶲州例建一大刹擇蕃僧中之有道行爲衆所信服者授以諳印職名俾守其地每歲遣人賫賚份於威州或茂州立一大營遣蕃時將卒于此守禦把其要害通其互市如此則可以少紓蜀人輸運之苦而息邊境調發之患矣

漢武帝時始通滇國元封二年始置益州郡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戶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冊南詔爲王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莫能相統蒙舍詔最在南至皮邏閣浸彊大乃求合爲一朝廷許之徙居大和城宋熙寧九年大理遣使貢方物政和九年封其

酋爲大理國王元憲宗三年平大理立爲三十七郡

世祖自西蕃入大理平雲南遣將招降其酋長遂分

三十六路四十八甸皆設土官管轄以大理金齒都

元帥府總之

本朝洪武十七年立爲麓川車里二宣慰使司此外

又有孟養木邦緬甸老撾八百大甸宣慰司其與麓

川車里皆是百夷之種類也

蘇轍曰蠻夷之人擾邊求利其中非有大志者其

類皆可以謀來也愚嘗觀于西南徼外蠻夷而求

所以爲變之始而致于攻城叛殺人民縱橫放肆

而不可救者其積之莫不有漸也夫蠻夷之民穿

絕而不與通邊徼之上利其貨財而納之于市使滑民凌侮欺謾而奪其利長吏又以爲擾民而不之禁窮恚無聊莫可告訴故其勢必至于群伙結盟攻剽蹂躪殘之於鋒鏑之間而使其志得伸也嗟夫爲吏如此亦見其不知本矣通關市哉吏民待之如中國之民尚誰所激怒而爲此哉自金齒過蒲縹將至怒江有屋狀山乃雲南百夷界也高山夾菁地險路狹馬不可並行過是山三里許即怒江渡此江即百夷地也沿河下數十里上高黎共山即今之通街也高黎共山路亦頗險上二十里下一陡澗復上三十里至山巔夷人立柵爲砦過砦復下四十里許平地乃攏川江上流過此則無險隘之地矣一路從怒江西上二日程至騰衝府七日許到攏川一路從雲南白崖過景東從木邦甸至蠻甸渡河入莊𢌿納十日程至麓川自怒江上流蒙來渡至景東沿河小渡十數處皆可入境也

邱文莊曰雲南地漢時已入中國謂南西南夷唐

末爲南詔所據後爲蒙段二氏所有自爲一國宋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始平大理以其地內屬本朝立爲蕃府命黔國公世守之今其雲南楚雄臨安大理等府設置如內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車里等處爲西南夷亦猶漢時自成都而視滇池也　國初止立麓川車里二宣慰司今則爲宣慰司者凡七焉七者皆百夷之地而惟麓川最大且要正統中以思任發梗化降爲隴川宣撫司大抵雲南之地其南以元江爲關以車里爲蔽而達於八百其西以永昌爲關以麓川爲蔽而達於木邦西南通緬甸底於南海東南通寧遠而境乎安南西北盡麓江而通乎吐蕃所以制馭之者與南蠻北狄不同蓋彼去中國遠甚其有叛亂不過梗化虧欠歲貢而已不足爲中國輕重也爲今之計宜擇一要害地或景東或騰衝命將一員鎮守於此守備嚴禁中國客商不許擅入其地則彼不知中國虛實而不爲人所煽惑引誘設爲互市有所交易許其移文通譯齎載以來使彼知中國

之貨難得則不敢輕自棄絕矣

□□古肅愼之地詳大明一統志

漢書武帝元封三年初定朝鮮樂浪臨屯元菟眞番四郡

班固曰元菟樂浪本箕子所封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

唐書高麗本扶餘別種地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距百濟西北度遼水與營州接北靺鞨其君居平壤城亦謂長安城漢樂浪郡也

朝鮮國爲箕子所封之國詳大明一統志刊四夷卷中

邱文莊曰高麗自晉代建國至是凡百餘年始易三姓在唐以前所謂高麗者止是一國五代以後乃併三韓百濟而一之在勝國時猶有耽羅今耽羅亦為所有其土壤比隋唐往征之時已數倍矣然其國頗尚禮誼安分守自入 國朝以來恭順
朝廷四時朝貢不廢禮節蓋得小國事大之禮孟子曰畏天者保其國朝鮮有之雖然先儒有言君臣之道各欲自盡而已彼既盡夫畏天之誠則吾所以待之者可不樂天以自居哉仰惟
大明麗天而萬方之達無所不燭彼夫星羅棊布之國寸地尺土莫不在吾照臨之下而此一函者依吾暘谷之隅庇吾扶桑之陰而其所得之光輝獨先于他國者非有所私近故也昔者唐太宗以武英之君親駕于樂浪元菟之境而不得志而我
朝闢明堂而坐受其朔歲時節序而使幣往來曾無虛月是固德化感孚之使然而亦壤域接近之故也

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舊名故改
名日本以其近日所出也
吳萊曰海東之地爲國無慮百數北起拘耶韓南
至耶馬台而止秀又有夷洲紵嶼人莫非倭種度
皆與會稽臨海相望大者戶數萬小者僅一二百
里無城郭以自固無米粟以爲資徙居山林種海
錯以爲活漢魏之際已通中國其人弱而易制秦
衿處魯掠其男女數千驅魚以給軍食其後種類
繁殖稍知用兵唐攻百濟百濟借其兵敗于白江
口乃遂建叡甲而還今之倭奴非昔日之倭奴也
鄭文莊曰　皇明祖訓所列諸夷國名凡十有五
而日本與焉而於其下註曰日本國雖朝貢暗通
姦臣謀爲不軌故絕之蓋以此國其人雖粗知文
字而心實狡詐海外諸番如占城眞臘闍婆之類
皆未嘗爲邊境患惟此一國居海之中在勝國時
許其互市自四明泛海而來艨艟數千戈矛劍戟

莫不畢具出其重貨貿易自不滿所欲猶將誠郭鈔掠居民海道兵卒無以禦之往往爲海邊州郡害　聖祖均知其故故爲絕之當開　國之初四夷賓服雖西北之虜亦皆遠去邊塞稽顙高麗惟並倭寇時或犯我海道故於山東淮浙閩廣緣海去處設爲衛所居多大抵爲倭故也宣德以前彼猶出沒海濱以爲民害正統以後蓋罕有至者矣向時因風候遣舟師由海道以備之近乃於緣海都司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摘撥官軍專以備倭爲名操習戰船以爲防備是以數十年來彼知吾有備不復犯邊時或數年以來朝貢朝廷亦以其恭順之故而禮遇之噫前日之絕而今日之容非自相戾也前日之詐今日之誠也聖人何容心於其間哉

輯譯言說

王鳴鶴曰自古四夷入貢于朝志欲不能自達言語不能自通是以有寄象鞮譯之設使言有辦而志獲伸其制備矣越裳氏獻白雉于西周重九譯而後至故世俗通謂之譯譯者釋也帝王之時殊方懷德無有遠邇方物畢陳適以彰廸德惟叙之功春秋之義大一統此獨非盛世之嘉猷也哉我
朝啓運上繼三五誕敷文命稱藩獻琛之國駢集踵
至若歸市焉故於譯字之官特加愼重選擇俊秀

專肆責成每年朝貢來京者務在通其志意厚往薄來令吾中國不失柔遠之體此九經之要道明王之盛節也若彼狥虛名勤遠畧發問使函道並出卒使北閉氐笮南閉越嶲斯藐乎其卑矣

譯言

周禮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鄭元曰懷來也遠方之民四夷之民也諭德延譽以來之

王昭禹曰致方貢則遠方所貢之物若西旅底貢厥獒是也致遠物則致遠方所獻之物所謂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是也遠方之有貢猶六服之貢則世一見各以其所貢之實爲摯是也遠方有所獻之物猶六服諸侯之獻國珍是也送迎之送往而迎來以爲之禮也達之以節達民以旌節達貢物以璽節也治其委積所以備以用也治其館舍所以安其居也治其飲食所以順其嗜好也

邱文莊曰成周設官以待外夷之來朝貢者達之以節則其往來關津道路之間無有留難淹滯之

阻即令給驛券也治其委積館舍飲食則其日用居止饑稟芻菽而無饑寒困乏之憂即今日館驛廩給及有同儀送是也凡若此者皆所以懷遠人也名官而謂之懷方氏豈無意哉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謂蕃國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擯相之

鄭元曰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擯相之從來至去皆為相而詔侑其禮儀也

朱申曰入蠻四夷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國遣使來朝貢不曉中國言語故象胥傳王言而開諭解說之如此則遠人之心和而不乖親而不疏也若蕃國之君世一見之其禮不同于中國象胥則教之使協于禮其言不通于中國則傳其言辭出則

送之入則遵之禮節以相接幣帛以致享辭令以相與接賓曰擯贊禮曰相

邱文莊曰夷狄之人其拜揖進退拜伏之禮不同于中國象胥掌教之以中國之儀用協于禮也夫上有所言則象胥爲之傳導而開諭曉說之然後從而譯其所言以達之于上焉今通事官卽周之象胥也

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寳爲贄

鄭元曰九州之外蕃服也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卽位乃一來耳各以其所貴寶爲摯則蕃國之君無執玉瑞矣所貴者若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

禮記中國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五方

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鄭元曰五方之民性不可推移地氣使之然也

方愨曰以言語之不通也則必達其志以嗜欲之不同也則必以通其欲必欲達其志通其欲非寄象鞮譯則不可故先王設官以掌之寄言能寓風俗之異於此言象能倣象風俗之異於彼鞮則欲別其服飾之異譯則欲辨其言語之異周官通謂之象胥而世俗通謂之譯也

邱文莊曰譯言之官自古有之然惟譯其言語而已也後時外夷猶未有字書自佛教入中國始有天竺字其後回回□□蒙古緬甸其國人之慧黠者各因其國俗而自爲一種字書其來朝貢及有諜說辨訴求索各用其國書必加翻譯然後知其意嚮之所在唐宋以來雖有潤文譯經使之銜然惟以譯佛書而已非以通華夷之情也我

文皇帝始設爲八館曰西天曰韃靼曰回回曰□□曰高昌曰西番曰緬甸曰百夷初以舉人爲之其隸禮部試則以番書譯其所作經義精通者得聯名于進士榜受以文學之職而譯書如故其後又擇俊民俾專其業藝成會六部大臣試之通者冠帶又三年授以官蓋重其選也蓋此一事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一旦外夷有事上書來言其情使人人皆不知其所謂或知之而未盡則我所以應之者豈不至相矛盾哉非惟失□情而或至啟邊釁者亦有之矣哉　朝設官以司之其慮遠哉

明堂位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

孔穎達曰按職方云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數不同者文異爾九州之外夷狄爲四方蕃衆每世一至或新即位及其君嗣立皆來朝也

陸佃曰九采之國所謂要服荒服與四塞即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也

陳澔曰夷蠻戎狄各從其方之門而以右爲尊獨南面東上者不然方氏以爲南面疑于君故于北面者同其上也四塞九州之外夷狄也

邱文莊曰古者蕃國君長來朝入門立班之制度

中庸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八曰柔遠人也又曰柔遠人則四方歸之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

朱子曰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又曰遠人來至去時有節以授之過所在爲

照如漢之出入關者用繻唐謂之給過所者是也
邱文莊曰周禮秋官環人所掌送逆邦國之通賓
客以路節達諸四方送迎及疆是則爲之授節以
送之也地官遺人所掌邦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
之委積以待羇旅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
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是則
豐其委積以迎之也舊註以柔遠人爲蕃國朱註
始以爲無忘賓旅蓋以九經之次列於懷諸侯之
上以遠先近非其序也竊意成周盛時環人遺人
之所掌在于道路之間非特爲中國設也則雖夷
狄之經行者亦爲之送迎焉況九經之名其人者
各有所指而此通謂之人意者凡遠去其家鄉而
出於道途以朝京
闕者皆給之歟

漢志典客秦官掌歸義蠻夷景帝更名大行令武帝
更名大鴻臚屬官有行人譯官

邱文莊曰此秦漢以來設官主掌蠻夷之始所謂大行令即周禮行人之職譯官即王制所謂寄譯之類也考史昭帝用蘇武為典屬國亦掌夷狄之官而百官表不載或者漢大鴻臚即今鴻臚寺卿譯官即今通事之職典屬國即今御馬前通事之武臣歟

宣帝時匈奴呼韓邪單于欵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王之制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單于朝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

言其來服荒忽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爲畔臣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詔曰匈奴單于稱北蕃朝正朔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望之之議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邵文莊曰胡安國謂荀氏爲此說其知內外之旨明于馭戎之道

唐志主客郎中掌諸蕃朝見之事殊俗入貢者始至

之州給諜覆其人數謂之邊諜蕃州都督刺史視品
給以衣冠袴褶初至及辭設會參日設食

邱文莊曰外夷而來朝給以衣冠宴食自古皆然唐志但謂之會而不以宴名蓋不備燕享之禮也然惟主之以禮部之屬而未嘗專命大臣後世乃或有用武將待之者竊以爲非宜蓋禮儀非武臣所宜習將乃吾國之爪牙止可使虜聞其名不可使虜識其面設或有貌不揚如裴度者亦雖有智彼惡知之哉或因此而藐我將帥關係亦不小也吁武將且不可況內侍乎昔童貫初使遼遼人以爲宋無人因此以占宋人失政而啟其輕蔑之心此前代之明鑑也

鴻臚寺領典客司儀二署凡四夷君長以蕃望高下
爲厚薄朝見辨其等位諸蕃封命則執冊而往凡獻

物皆各執以見駝馬則陳於朝堂不足進者州縣留之其屬有典客署令掌四夷歸化朝貢酋渠首領朝見者給廩食病則遣醫給湯藥喪則給以所須還蕃賜物則佐其首領教拜謝之節

邱文莊曰唐人之待蕃夷之朝貢者既有宴
賜資給其不幸而病及喪者亦有給賜焉

宋設鴻臚寺掌四夷朝貢宴勞給賜送迎之事凡四夷君長使价朝見辨其等位以賓禮待之授以館舍而頒其見辭賜予宴設之式戒有司先期辦具有貢物則具其數報四方館引見以進諸蕃封册即行其

禮命

邱文莊曰唐宋俱有諸蕃封册之禮

四夷君長來朝先遣使迎勞於候館次日奉見於乾元殿設黃麾仗及宮懸大樂典儀設君長位於懸南道西北向又設其諸官位於後所司引其國君服其國服至明德門外通事舍人引就位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卽御位典儀贊拜國君拜稽首侍中承制降勞皆再拜稽首復位次引其國諸官以次入就位拜如儀其賜宴與受諸國使表及幣皆有儀具載開寶

通禮元豐八年夏使來詔夏國使見辭儀制依嘉祐八年見於皇儀殿門外辭詣垂拱殿凡蕃使見辭同日者先夏國次高麗次交阯次海外蕃客次諸蠻

邱文莊曰宋人外夷朝見皆于別殿不在常朝之所其同日辭見者亦有次第蓋朝廷之於外夷不能無厚薄同時待之而各異其禮固非一視同仁之道亦恐因此而啟其忿忿不平之心請自今外夷來朝者令禮官擇日引見其辭也亦如之若夫錫宴給賞尤宜隔絕使彼此不相知夫物我相形雖華人不能無爭況人面獸心之夷哉

唐太宗時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皆因文泰請朝上令文泰使人迎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

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爲不以蠻夷勞中國前者文泰之來緣道供億甚苦若諸國皆來將不勝其獘姑聽則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倘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所使人已行上遽止之

邱文莊曰人君行事當務實不可狥虛名蠻夷慕義而朝固是美事然其中亦有貪中國貨物而假以朝貢爲名者不可不知也所以待之者要在得其輕重之宜旣不爲所欺紿而又不失其禮可也

宋哲宗時學士院言諸蕃初入貢者請令安撫鈐轄轉運等同體問其國所在遠近大小與見今入貢何國爲比保明聞奏庶待遇之禮不致失當

邵文莊曰讀書初入頁者前此未有體例因其所言爾制爲禮節斯無失矣

漢武帝時匈奴渾邪休屠王帥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敝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間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陛下得

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今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待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於邊關乎陛下縱不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臣竊爲陛下不取也

邱文莊曰此以外夷來降罷敝中國雖與朝貢者不同然後世外夷入貢從邊郡縣爲夫民擾害亦往往有類此者汲黯論匈奴來降謂庇其葉而傷其枝切以爲外夷朝貢而不爲之節制則是慕虛名而受實害也況後世人心不古非獨中國爲然而外夷尤甚彼其所以梯山航海而來者慕華向義之心固不能無然亦多有貪中國之貨物而欲以轉貨他國以取厚利者此亦不可不知也今宜

爲之制隨其地遠近立定年限亦如宋朝之回賜于闐國信分物法所遣使雖多止一加賜又命于闐國使以表章至則間歲聽一入貢餘令熙秦州貿易及元豐著令西南五姓蕃每五年許一貢期限不及者不許如此則　朝廷既得懷柔外夷之道而我之百姓亦不至罷敝于道路矣

宋哲宗時禮部尚書蘇軾言高麗人每次入貢朝廷及淮浙兩路賜予饋送燕勞之費約十萬餘貫而修飾亭館騷動行市調發人船之費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饋遺外了無絲毫之利所得貢獻皆是玩好無用之物而所費皆是帑廪之實民之膏血也今來互牒國子監收買諸般文字內有策府元龜歷代史及勑

式國子監知其不便申稟都省下禮部看詳謹按漢書東平王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當時大臣以謂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惟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横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與詔從之臣切以謂東平王骨肉至親特以備位藩臣猶不得賜而況海外之裔夷乎臣聞河北榷場禁出文書其法甚嚴徒以契丹故也今高麗與契丹何異

邱文莊曰按今四夷之好書籍者惟安南與朝鮮朝鮮恭順

朝廷歲時覲聘禮節無失所經過郡縣無多所貨
買上於京師安南入貢雖既然經行道路費至萬
里沿途隨處得以市買且宋朝書籍版本俱在國
子監今書籍處處有之請自今外夷有來朝貢者
非有 旨不得與交易而於書籍一事尤宜嚴禁
夷欲得之許具數以 聞下翰林院看詳可否然
後與之
國朝凡四方番夷番譯文字永樂五年設四夷館內
分八館曰韃靼□□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緬
甸選國子監生習譯宣德元年兼選官民子弟委
官爲教師本院學士稽考課程後
內閣委官提督宏治初奏准科自出身四品以上官
二員提督其官生入館拔月從本院印給仍繳送
稽考及食糧受職從吏禮二部奏會
內閣出題考試中否仍從該部奏請施行
凡四夷館習譯監生子弟舊例月支米一石會官
考試一年通習者與冠帶全不通者黜退正統元
年奏定考中一等者冠帶爲譯字官又一年再考

中授職宏治三年奏准子弟不許別圖出身三年後考中食糧月給米一石又三年考中冠帶俟譯字官又三年考中授序班職事初試不中者許再試三試不中者黜退為民監生初入館照坐監例食糧三年考中食糧一石家小糧仍舊又三年考中冠帶又三年考中食從八品職事三試不中者送回本監別用其曾習舉業者非精通譯字不准應試八年奏准子弟有願習舉業者考送順天府應

試

各國額設通事

洪武永樂以來設立 御前答應大通事有都督都指揮指揮等官統屬一十八處小通事總理來貢四夷并來降夷人及走回人口凡有一應夷情譯審奏

聞○成化五年奏定小通事額數總不過六十名通有病故及為事等項革去賍役者照缺選補若事

緊丟處丁憂有過三名者量補一名其新補通事
鴻臚寺不支米辦事三年無過再支米辦事二年
送部考驗如果通夷語無過者照例奏送吏部定
奪冠帶不諳夷語及有過誤事者發原籍爲民

計四夷一十八處額設通事六十員名

□□通事七員名　成化十九年添二名
達達通事七員名　成化十九年添一名
回回通事七員名
雲南百夷等處六員名　成化十九年添一名
安南國二員名　占城國三員名
日本國四員名
西番五員名　成化十九年添一名
真臘國一員名　成化二十年添一名
爪哇國二員名　緬甸一員名
朝鮮國五員名　暹羅國三員名
琉球國二員名
河南一員名　成化二十年添一名

蘇門答剌國 一員名　畏兀兒 一員名

滿剌加國 一員名

譯語

天文門

天 騰革力　日頭 納剌　月 撒剌　星 火敦

參 墨臣　辰 墨乞　風 克亦　雷 擺果度

雲 藹勒　雨 虎剌　雪 義速　霜 乞剌兀

霧露 馬你牙兒　大風 補魯汗

遊風 撒乞兒　陰涼 搜得兒

霹 瑣朧革　雹子 們搭兒　月亮 革倫

閃電 斤班者額　明星 倘兒炭哈塔速

三星古魯班努亥　七星朶羅火墩

金星俺兒炭火墩　木星莫者大敦

水星五速火墩　火星幹兒火墩

土星勺羅害大墩　攢攞星朶羅者林

陰了藕勒太　晴了阿林八

晚了我來禿把　亮了義亦把

下雨忽剌我羅難　下雪義速我羅難

日出納剌我兒谷把　日落納剌昇革八

月出撒剌我兒谷把　月落撒剌昇革把

日有日耳 納剌赤乞嚇兒嚇把 月有風嵐 撒剌撒
乞土列牙 天鼓響 騰革力坑革兒革得勒者韃

地理門

地 嚇扎兒 土 夕羅害 江 五剌 河 毋倫
湖 腦兀兒 海 打來 山 稞兀剌 林子 委赤
冰 毋速 水 五速 沙 苦馬乞 田禾 塔力案
泥 失把兒 寨子 阿印兒 井 苦堵四
石頭 赤老文 嶺 打把阿 岸 額兒吉
城墻 把兒阿孫 城池 火墩 街市 把扎兒

路木見　大路忒見革兀見　山口子阿鑾纛見

園子伯桑　堡得目　關口哈見哈

夷地莽官見噶扎剌　泰寧衛往流

福餘衛我着　朶顏衛五兩案

大壹千野克民案　小壹千五出指民案

□□野克莽官見　海西主見赤

江上失伯印　山寨子毛兀襖剌

洪水五葉見　深棍　淺古言

清革根　渾補令吉見　高穩赭見

低 孛我你 上 得勒 下 朶羅 遠 科羅

近 我岳羅 邊 乞扎阿兒 墻 克勒月

墩臺 哈剌兀兒 塔兒 速禰兒阿

土堆子 黨惱速 山澗 歡兒得

黑河 哈剌母倫 山青了 襖剌苦苦般兒把

黃河 失剌母倫 老虎林 我欒禰哈

羊腸河 丫廈日 羊山 一麻禿

白土廠 義汗哈兒阿 白塔峪 義汗速禰兒阿

細河 失剌塔剌 魏家嶺 奴揣哈兒阿

雙臺 哈塔速得目　小黑山 速禿兒阿得目

大黑山 塔哈麻得目　高平驛 果兵得目

紹背山 扒忽　棘榆它 討來秃

時令門

時義　春 哈禿兒　夏 納只兒　秋 納母倫

冬 五禿倫　正月 忽必撒剌　二月 大岳兒撒剌

三月 古魯班撒剌　四月 得勒班撒剌

五月 塔禿撒剌　六月 着羅朵撒剌

七月 朶羅撒剌　八月 乃蠻撒剌

九月 以速撒剌　十月 哈剌班撒剌

十一月 哈剌班你措撒剌　十二月 哈剌班火兒撒剌

閏月 塁兀兒撒剌　早辰 馬納阿兒

日 五者兒　夜 速你　早 額兒式　晚 五得失

晌午 五堵兒堵力　凍了 苦兒尺伯

化了 革塞革伯　寒 打剌難日

冷 廝屯　溫 補里根　涼 塞里文　暖 緒剌禿

熱 哈牢兀　前年 五里赤火文　去年 你者奴火文

過去的年 奴赤散火文　先年 五力苔火文

前日 五力赤五堵兒 昨日 火赤蕎堵兒

明日 馬那堵兒 後日 義只得堵兒

人物門

皇帝 咎案 臣宰 土失目兒 官人 奴原

文職 那林奴原 太師 太失 都督 堵督

千總 民案扯力賓 把總 扯力賓

指揮 禿壘兒 千戶 民噶兒兎

百戶 把兀禿 頭目 打剌汗

軍 扯力 民 我見完 布洛 五魯四

百姓 亦見根　主人 額鎮　老了 孞土故
年幼 扎老兀　人 苦文　和尚 般印
道士 賞生　師父 把失　徒弟 厦必　朋友 俺苔
使臣 額見臣　客人 耆臣　滿剌 忒四蠻
回回 撒兒討兀兒　韃靼 莽官兒
□□ 主兒赤　高麗 瑣龍革
漢人 乞塔　高祖 果林母處　曾祖 阿林目處
祖 額補根　祖母 額目根　父 額直革
母 額克　外父 哈屯額直革　外母 哈屯額克

大爺阿賓 叔叔阿補阿 嬸子阿補阿伯里根

哥哥阿害 兄弟斗兀 嫂子伯里根

姐姐額克直 姐夫苦里根阿害

妹夫苦里根斗兀 妹子莽琴斗兀

男子額勒 老婆額墨 婦人哈屯 娘子阿嘞

兒子扣兀 媳婦伯力 小厮奴丈 女兒莽琴

孩兒可伯文 女婿苦里根

孫子阿赤 舅舅約哈主 外甥折扣兀

太醫孩猪赤 師婆亦堵案

端公 孛　家人 薄兒　奴婢 通使革

梅香 失伯赤　差來的 扎魯赤

使換的 扎魯歡　種田的 塔力阿赤

放牛的 忽克兒赤　放馬的 阿者赤

放羊的 火你赤　皮匠 阿剌達赤

剃頭的 乞剌阿赤　唱的 倒剌赤

拍板的 義兒吉　舞的 伯赤　拍手的 塔道

珍寶門

寶 額兒迭你四　珍珠 速籠　玉石 哈因

瑪瑙 塔郝　琉璃 法一堵力　印信 塔麻阿

銅錢 圭阿　金子 俺炭　銀子 猛谷　銅 猻图

錫 土忽兒阿　鐵 忒木兒　生鐵 失勒木

水銀 乞勒根五速　銀硃 昇忽　硃砂 俺兒炭昇忽

兒　銅綠 苦苦直　黃丹 失兒禱哈

阿膠 勺補　帽頂子 勺墜子 水克　簪子 賽扎

鈕子 脫必赤　鏡子 敓力　針 兕兀

走獸門

龍 魯貴　麒麟 乞今　獅子 阿剌速鹊

獅子 阿剌殺朗 ・ 象 扎漢 虎 補兀

熊 我土革 駱駝 式墨根 西牛 克見因

獺子 脫見活 野猪 騎八奴

金線豹 米兒都補兀 貂鼠 補剌哈

公駝 米哈四 母駝 亦你根

猪 噶害 青鼠 克勒木 銀鼠 五能

飛鼠 主見吉 腂鼠 瑱龍革

黄鼠 涯補剌 鼠 忽見虎那

土豹 失嵒速 狠 赤奴 犿狗 伏提革

沙湖狸乞兒殺　狗努害　水獺海畱兀

鹿補兀　獐子阿剌阿禿　麞子雅兒

綿羊火泥　綿扇羊亦兒革　綿羊羔忽兩案

羝羊忽義　羖攊五忽納　山羊亦麻案

猴伯臣　糞鼠奴木　牛虎克兒　犍牛額勒虎克兒

乳牛五你根　牯牛補哈　犢兒脫活兒

馬莫林　扇馬阿塔　騍馬狗兀莫林

兒馬阿義兒阿　駒兒五納阿

二歲打哈　三歲果難　四歲朶難　五歲討難

騾子老殺 驢子耳直革 兎子討來

跳兎亦兒麻 棘韋扎剌

聲色門

青白馬義骼兒莫林 青馬孛羅兒莫林

銀鬃馬義必塔兒 銀合失兒骼莫林

失刺文馬失剌文莫林 海留馬海失文莫林

白馬義汗莫林 黑馬骼剌莫林

紫馬苦兒革莫林 赤馬直兒登莫林

鐵青馬孛羅兒忽捏速莫林 早留馬克亦倫莫

林

虎刺馬 忽剌莫林　鎖羅馬 鎖羅莫林

破臉馬 哈兒扎莫林　五名馬 塔𧝋捏兒莫林

紅沙馬 保兀𩐾莫林　虎皮黃馬 黃忽兒莫林

粉嘴馬 義汗忽失文莫林　豹肚馬 義咎兒莫

林

黃馬 黃忽兒莫林　辭眼馬 義兒吉莫

林

捲毛馬 補直吉莫林　走 牙𧝋

騎 五奴　頭 哈荅剌　楓着力牙　跑 奸剌

花木門

花 扯扯　木頭 莫多　松 納剌速　栢 義克剌速

榆樹 海刺速　柳 補兒阿速

桑 朶兒汗扭　竹樹 忽魯速

梨樹 阿加麻莫多　花木 委泥莫多

根 穩撘速　稍 奴噶林　枝 革失文　葉 納兒赤

樹林 委一補剌　粗 伯補文　細 納林

柴 土別牙　草 額伯速　葦子 忽魯速

炭 倫兀兒速　火 斡兒　灰 忽你速

煙 伏你　氣 襖兀兒　蒿柱 守兀兒

花骨朶 扎一堵兒　蓮花 蓮花扯扯

牡丹花 摺散扯扯

菓木菜門

菓 者泥四

棡 忽魯無

杏子 鬼勒速

龍眼 魯貴你者

栗子 討來補兒

梨 阿里麻

榛子 失

松子 撒木兒

核棡 義哈哈

苓角 長告

白菓 義汗者泥四

莆棡 五竹

棗兒 赤肅哈

櫻棡 朶羅汗捏

地梨 伏剌孝捏

山定兒 乳力兒

榛棡 勺木鬼勒速

菜 努額

瓜 克木克

茄子 哈失 葱 松吉那 韭 革卓速 蒜 撒兒義

小蒜菜 寧桑 苦麻菜 希荅利

羅蔔 老必 薄菜 阿補阿奴惡 笙菜 土廝努惡

白菜 義汗奴惡 芥菜 哈兒吉奴惡

葫蘆 哈把哈

飲食門

筵席 忍力泥 黃酒 打剌速

燒酒 阿剌乞 白麵 把剌禿

饝饝 五禿木 肉 米哈 飯 補荅

油 脫速　肢肉 褉苦　奶子 委剌　乳餅 必失剌

奶速汕 失剌脫速　喫飯 補荅亦得

飲酒 打剌速藕　肥 塔兒紅　瘦 禿兒哈

新鮮肉 失揑米哈　鹽 打補速　醋 失兒克

酸 主失文　薄 扎半　甜 俺塔太　苦 鴉失文

味 阿目殺　嘗 阿目炭　調和大力　蜂密 把兒

糖 扯克兒　粉子 把剌禿　飽子 義堵把

餓了 五魯罔把　喝了 穩荅罔把

米 阿目　粳米 脫脫兒桒　麥子 薄找大

大麥 阿兒敗　糜子 莽顏兒

蘇子 馬郎谷　豆 蒲兒勺　小豆 失撒孛兒勺

蕎麥 撒哈　綠豆 哥孛兒勺　谷子 哈剌

芝麻 困直　硬 米樹　軟 王兒根　耿 失力泥

衣服門

衣 得額兒　衣服 忽必義速　襖子 禿咎兒

圓領 扎阿禿得兒　倚撒 得兒里兒

織金 阿目炭太　莽龍 乞魯太

通袖褶襴 扎汗者剌阿　玉帶 哈罔補四

褶祈 得力兒　毛皮襖 捏克得兒

襖 黑出兒　裙 者林目　褌 額木都　褶兒 忽那速

套褲 脫都　靴 古堵速　襪 懷木速　韃靼靴 莽官兒古

堵速　靴底 古堵速五剌　鞋 義魯

帽 馬哈剌　紗帽 額伯兒禿馬哈剌　大帽 禿兒補放馬

哈剌　帶 補四　繫腰 補色　皮條 速兒

衣領 得兒扎哈　衣衿 額補兒

袖子 罕出　財像 我兒木　袋子 補赤

毡衫 捏墨兒克　毡條 習使革

薄宁根　厚圭扎安　輕昆根　重昆者

袱田只勒　褥子得補塞克兒　手帕阿兒赤兀兒

果脚困直兒哈　布補四　麻我羅速

枕頭得革勒目　熟絹軟活羅

生絹乞必　叚子土兒革　青可可

紅伏剌案　黄失剌　白養漢　黑哈剌

飛禽門

鳳凰苦害妹　海青昇忽兒

黄鷹哈兒赤害　鵓鴿赤耆兀

鷹失保　鴿鷹黒里額　紅毫好哈

花豹撒兒　老鵰五忽必　鵲兒失貴忻

鴇脫度　夜猫兒奎苦奴　老鴉克里革

山鵲赤孺赤革　班鳩克苦箇

喜鵲撒直愛　鐸木官聰者兒

叫天兒賓者兒　鵪鶉伯得捏

鶻鵰脫替　鵝薄老文　鴨奴谷速　燕兒咎兒義

麻燕虎克兒哈兒義　雞他哈　野雞大兒過兒

身體門

人苦文　頭黑乞　髮忽速　額婁莽柰

腮哈扎兒　面目扯來　臉鎖兀兒　腦後湯杰

頭頂火兒吉兒　腦蓋討羅亥

眼你堵　耳赤乞　鼻哈把兒　口阿麻

舌克勒　眉毛哈泥四哈　眼扎毛瑣兒米速

腦子塔兒乞　牙失堵　鬚撒兒

膊子苦出文　骨頭牙速　血赤速

脉速苔兒　身子伯印　奶乳可可　壓子骨打六牙速

腰節骨米魯兀　手嗑兒　腳苦兒

脂甲 取目速　拳頭 奴楮兒阿

眼珠子 嗎兒你塔　眼淚 你兒禱速

咳嗽 哈你牙　睡了 溫塔把

醒了 色力伯　做夢 周兀度勒伯

馬鞍韂器械門

鬆 得弄　尾八 乞剌速　嘴 忽失文

脊骨 你魯文　肝 黑里葉　肺 褁失乞

心 主兒捕　胆 水速　氣腂 猛谷魯速火羅

連鬢 得畱　腰子 禱兒　腸子 革得速

板膓䅿速補　肚古者　蹄兒禿魯

鞍子額墨兒　屜腴替　座兒掃兀兒

鞦忽瑇兒阿　稍繩敢主阿

肚帶我蘭鐙腊勒　皮條迭兒　鞊價子克直木

扯帶皮者林目　鞭子米納　拳育苦木兒瑇革

鞍韀額墨倫　轡頭哈荅兒

褡膊革直革伯直　籠頭腦兀荅兒

嚼子禩兀禿　扯手五兒瑇木

者樓者貴　䋲繮春補兒　孚打亥蠻勺

房舍車輛門

房 革兒倫　炕 赤色 赤門 藕得　車 式兒根

輞子 木兒　鏵子 安扎連　犁耳 脫力

鐵器門

剪子 海赤　認針 速必勒　線 忽塔速

鉼子 速克　腰刀 亦兒度　刀子 乞者尸

火鐮 克式　火絨 虎剌　火石 赤孛文

袷袍 哈襦褚兒阿　鎗 直苔

軍器什物門

箄扯力　盔土剌阿　頓項羲兒吉

甲虎牙　弓奴木　絃可補赤　箭速木

箭插撒答　弓插忽魯木四阿　臂手哈兒只

骲頭箭牙速着兒否　箭信兒速兒補兒直

遮牌克九圖革　什箭速木哈兒補

骨頭薄頭牙速拔兒　扯弓奴目得力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